

情到深处伴歉疚

文/郑飞

冰心说：“母亲的爱，打千百转身，在世上幻出人和人，人和万物种种一切的互助和同情。这如火如荼的爱力，使这疲缓的人世，一步一步的移向光明。”每每看到“爱”这个字眼，总会在第一时间想到母亲，想到那份深情。

有时，总会有种种触点，触发自己想念母亲的思绪，此时总想写点什么，可却都没能提笔，总怕写不好。

前日，母亲打来电话，诉说对我的想念与挂记，因了我当时正在严重的焦虑之中，因了工作，我对母亲语气不耐烦，掺杂着抱怨与不满，抱怨的是工作的坎坷与不如意，母亲只是温柔地小心翼翼地安慰着我，充满了无可奈何与叹息。

挂了电话，我的内心又深感愧疚，母亲给了我生命，养育了我，从始至终呵护着我，但我却总是任意妄为，肆意挥霍着这种深沉的爱。尽管如此，母亲对我的爱仍然是连绵不绝的，思绪至此，我的内心已被悔恨和愧疚完全占据。这使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提到过的一种感情：“痛苦的爱”，诗人叶赛宁也曾说过，他对于祖国，“爱得又甜蜜，又痛苦”，我想，

我对于母亲的感情，也可以用此来诠释吧，爱与悔恨并存，感激与歉意同在，萦绕在我对母亲的一片深情中。

因了常年独身在异地，母亲对我还多了份牵挂，多了份担忧。母亲时常打电话询问最近的状况与烦恼，以前上大学，刚离开家，母亲总是不能习惯，时常打电话，那时的我总是不能理解，也不能体谅这片深情。现在才知道这是一个为子女担惊受怕的母亲，为只身在外子女担忧的母亲，每每看到新闻上的事件，她的心总会狠狠地揪一下。我离家求学，母亲自然高兴，但这也使母亲揣着不安，为着我而深深地担忧，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也因此感到歉疚。

这令我想起我国当代著名作家史铁生在他的名篇《我与地坛》中对母亲的感情。作为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人，还没来得及展开人生的宏伟画卷，命运之神便无情地摧毁了他强健的躯体，这对于他来说，可以算是灭顶之灾。他的精神世界荒芜了，黯淡了，无处藏身。于是，他找到了那个和他一样被人们遗忘的地坛，在此舔舐伤口，在此思考，他们彼此接纳。可就在儿子去地坛

疗伤时，他从没有想过母亲在家里，是怎样的心神不宁、坐卧难安，她又是怎样的带着痛苦，在家里舔舐着那颗和儿子同样滴血的心。“当我在园子里呆久时，母亲就会来找我。当发现我还好好地坐在园子里时，她就悄悄转身回去；当她找不到我时，端着眼镜像在寻找海上的一条船”，有时当她找不到儿子的时候，她便走过儿子经常去的每一个地方，步履茫然而又急促。“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有过母亲的脚印”。读到这里，相信所有得到母爱的孩子都会为这个苦难的母亲而感动，也在读者的脑海里勾起难以磨灭的对父母愧疚的回忆来。

母亲的苦难在于“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在于她的苦难在当时无人能够理解、无人能够分担，因为被厄运击昏了头的年轻儿子还来不及为母亲着想，在于她来到人世只是为儿子担忧受苦。还好，我们能够及时的聆听母爱，顿悟到了母亲的苦楚与哀伤。可即使是这样，我还是对母亲感到深深的歉意和悔恨，我多想快点回到母亲的身边，去享受母爱，去尽一个儿女应有的责任。

我所知道的母校

文/武兆

在离开母校的第七年，终于又一次迈进了这个熟悉而陌生的校园。

车来车往、人群熙攘的公路旁一所学校就一直那么安静的存在了八十年或者更久远。从校门望去，视线被实验楼遮挡，见到的只是两旁的存车处以及楼前的那一个雕塑。目光范围如若想要再扩大点，只能穿过实验楼那洞门往里张望，颇有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意味。

因为文理分科，实验成为我的绝缘体，这一幢楼未曾探寻过一次。楼的两侧均可通向校园，东面的小白楼是后盖的，应该安置着重点班的才子贤人，有点鹤立鸡群，倒也理所当然。西面的存车处不知转移到哪里去了，只留下最老式的黑板报在蓝天白云下晒着太阳。

校园里，母校的校园里满满的都是垂柳，一树一舞姿，一树一婀娜，年少的我曾以为那是最美的风景。每天下午时分会有校园广播站放一些同学之间互相点送而我总是叫不上名字的歌曲，那歌声甜蜜或者哀愁，暧昧就在空气里氤氲着扩散开来。在我听来，却总有水样的春愁，细细的，缓缓的，流淌。

青砖灰瓦的教学楼与实验楼相隔了几百米，也依然慈祥的在那里默默然，像极了线条简洁，朴素淡雅的水墨画。我好像看到了多年前的自己就坐在那间教室里向外张望着，我多想把那幅画剪下来，剪下来珍藏。可画面就那么一晃，眼见之处，她却无处可寻。

穿过教学楼是后盖的文科楼，在三层的拐角处有我高二的足迹。还有一幢更新的我所不知的小楼，黑压压的人头旁擦着高高的书堆，老师讲的不知是哪一段，学生听的不知又是哪一出。

再往后走中间是食堂，东面的月亮门里是学校的后勤部之类，西面则是宿舍楼。沿着宿舍楼前行会发现多年前的文中操场还在，每逢上午第二节课后，一操场的人在那里极其散漫的比划着第八套广播体操，我记得最清的那一节是拉弓射大雕。谁没有在做广播体操转体运动的时候偷看过自己喜欢的人呢？

那时的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偶尔充斥了不少小烦恼。无知的我从未想过以后的以后，可是后来的后来它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来了，以前的日子像一群白鸽扑棱棱飞走了，飞得那么轻快，那么自在。风过无痕。

两年后由于两校的合并，我们搬到另一个校区，竟无缘在那里读完我的高中。老爸老妈都是毕业于那里，一家三口原本是学长学妹的关系。谈起母校，我们总是有别样的感情。徐志摩倾诉过他轻轻地来又轻轻地走了的康桥，谢冕老先生又描述过北大的魅力，母校自然是不可与这些名校相媲美，然而人的感情却没有优劣之分。我所认识的母校，是那样博大，任何一所校园也不可取代她的位置，不仅因为她见证过我的青春，更因为她散发着永恒的魅力。

窗外雨潺潺，谨以此文留作母校校庆纪念。

非常感受

来稿请发送到邮箱 qwhbhalanghe@163.com

母亲的等待

文/吕清明

确有些闷闷不乐。

10月的一天，我下班后在单位门口，看到明军正在等我。明军说：“你不一直想知道我的生日吗？今天就是。”“怎么不早告诉我？我请你吃饭，给你庆生！”我兴奋地说。明军却情绪低落，说：“我带你去个地方，然后给你讲讲我的往事。”

我跟在明军身后，听明军讲他的往事。

“我22岁那年，母亲患了肝癌，发现时已经到了晚期，医生说顶多还有半年时间。开始我和父亲都瞒着他，但还是被母亲知道了，母亲并没有太伤心，每天一大早就起来开始织毛衣。我问她：‘病成这样了，还织啥毛衣？’母亲说：‘我要赶你过生日之前织完，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你。’母亲病情越来越重，都无法下地行走，她咬牙挺

着病痛，我和父亲都劝她停下来，可是母亲仍然一下一下地织着，累得手发抖，揉搓一下，再继续织起来。生日的前两天，毛衣终于织完了，母亲看着我穿着她织毛衣，欣慰地笑了。第二天，母亲就病危送进了医院，她的意识已经模糊，说话都不清楚。母亲只是用眼睛看着我，从她眼神中我能看出，她在努力坚持，坚持到我生日那一天。生日那天早上，我穿着母亲织的毛衣坐在她的床边，母亲的双眼里溢满了泪花……”

说到这里明军已经抽噎不止，他哽咽地说：“生日第二天，母亲就离开了……”

明军讲完，我的眼睛已经湿润，我和明军都沉默不语，只听见明军的抽泣声。到了墓地，我把一束鲜花轻轻地放在了明军母亲的墓碑上……

学会给予幸福

文/徐倩

样，看似平凡，却丝毫不能离开。

巴尔德斯说过，把别人的幸福当做自己的幸福，把鲜花奉献给他人，把荆棘留给自己。要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认真倾听，尊重自由，力所能及的对其遇到的困难和迷茫给予无私的帮助，才能给予别人幸福。助人幸福如种庄稼，播种幸福，收获希望，只有心中真挚无私才能使幸福洒满人间。

当今社会，身处高速发展的时代，面对日益增多的利益与诱惑与挫折，有的人对自己的幸福状态不甚满意，进而怨天尤人、自暴自弃。但是，人生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总会遇到挫折、风浪和荆棘。对此坦然面对、积极行动，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用心中的幸福温暖他人和社会，才是正确选择。在夜色渐渐暗下留一盏灯，在面对渴望时施以援手，在经历苦难后加以安慰，让温暖在心与心之间相互传递，以一颗幸福的心去温暖世界，传递心中的幸福，才能在施人以幸福中获得心灵的抚慰和灵魂的荡涤，获得温暖社会的力量。

